

柏林圍牆

醫學系五年級 李宇洋

夕陽西下，夏日的柏林卻已近晚上七點多了，我們搭著車到了知名的東邊畫廊附近，在上樹橋前下了車。兩岸遊客匆匆，夕陽綴著河水呈現金黃，而圍牆正背對著那河、背對那河岸的蔭綠，矗立成為了畫布。多少的遊客來去匆匆、多少的照片與閃光燈在這邊閃爍，我們走近圍牆，不免俗的拍了幾張，那些或許是藝術家的諷刺、或許是畫家的願望、或許是遊人感嘆、也或許只是情緒的抒發…柏林圍牆，多少年的剝離、多少年的隔閡，在利益、權力、勢力的冷戰下，柏林的人們硬生生被迫分離。遠遠的，我看著圍牆延綿，回想著過去高中所教到的二戰史、回想著以前曾閱讀的一些文獻；我看著延綿的圍牆，我想著：戰爭終究只是戰爭，沒有正義、沒有正當、只有傷害而已。

我們逆著光行走，圍牆在我們左側、右側是一棟棟現代的玻璃大廈，我離圍牆離的很近，不是為了看清楚牆上的塗鴉，只是讓自己沉浸在圍牆的陰影當中。在陰影裡，我不時抬頭看著，眼底的天空硬是撕裂成兩半，一半是圍牆的灰暗、延伸到頂端圓柱狀的牆頭，只留一半的天空、白雲在飄，當時正是黃昏。

在這時我在真正強烈的感受到圍牆的「意義」，或許是歷史知識的影響、或許是自作多情，但光是佔在這陰影下，就覺得內心被囚困住了。十二英尺的灰牆，便活似一排墓碑，緊密無縫的令人喘息，陽光透不過來，就連天空也只剩一半。阻隔人們實在太容易了，不用當時嚴密的守備與崗哨，光是圍牆本身就足夠令人抑鬱。

隔了幾天，便去參觀了紀念館，一棟關於柏林圍牆種種事蹟的展所，在那路上，翠綠的草地插著無數根的鋼條，隨著道路、隨著軌道、隨著一旁的人行道，整齊的排列著，上面鏽蝕的痕跡斑斑可見，長排立柱不禁令人心寒。經過一旁教堂，新穎的造型與建材與前幾日所見的皆與眾不同，要說突兀的話，確實有那麼一些，而在往前一點，便是紀念館了，「圍牆」再次出現在眼前，這次沒有任何色彩，灰黑的色調如同他的本質一般，頑固且堅硬。

資料館裡呈現了與圍牆相關的事蹟，其中便包含了那座奇異的教堂。原來那座教堂原址坐落在圍牆要建造的地方，隨著爆炸聲響，在當時便被炸毀了。看著我不會的德文與夾雜的英文說明，我只在各層樓晃了晃，看了看展版的圖片、四處遊蕩，走進其中一樓的房間，那裡正撥放著紀錄片，只看到影片中的眾人歡呼著、簇擁著、親吻著，一群人衝過了哨口、一群人擁擠在路上，揮舞著雙手、歡迎著…在黑白的紀錄片中，似乎夜正深，他們攀上了圍牆、坐上了牆頭，他們吆喝、他們喝采，便有那麼一個人拿起了鎬子，在牆頭開始敲擊、摧毀那座「巨人」，直到粉末灰飛、眾人歡呼。圍牆倒了。巨大的機械開始扳倒圍牆，一個民族的人們、一個國家的人們，終於團聚了。圍牆倒了，一切重新開始了。

我登上了頂樓，那裡有個瞭望台可以鳥瞰圍牆的全景，外牆、溝壕、崗哨、內牆…風輕輕吹過，夏炙的午後，我重新思考著，從不甚了解的冷戰歷史，我悄悄的窺見了一小部分的遺骸，這裡，有著悲傷、有著無奈、有無助、有祈禱、有徬徨無措、有心驚膽顫…人們啊，只是為了活著便已經是那麼的苦了，人們啊，爭鬥之後還剩下什麼啊。

德國，感覺處處都是塗鴉的地方，從火車車廂、建築、到一般牆面，而這裡，柏林圍牆，或許因為轉型了，減少了一些肅殺之氣、多了一些歡

愉，可是歷史始終會是在這裡，在這些牆所矗立的地方，悲傷或許會慢慢消逝、可是當時人們所留下的遺憾也就成了永遠了。

柏林圍牆，老實說看起來就只是個一般的圍牆，十二英尺高的水泥壁，放在哪裡都顯得普通，但它在柏林，正因為它在柏林，這個二戰是非難解之地，才成就了它歷史的意義。走過圍牆的那幾日，或是獨自思考、或是與朋友討論，從戰爭、從希特勒、從冷戰、從圍牆，有些東西已經消逝而有些東西，似乎正提醒著世人：活著，而且是要盡力的活著，也許明日，天空便不再有界限。